

校园文学

陽光地帶

謝武稼
張竹君
著

中國文联出版社

校园文学

陽光地帶

谢武稼
张竹君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阳光地带/ 谢武稼 张竹君 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5. 5

(当代作家文萃)

ISBN 7-5059-3431-7

I. 阳… II. 谢… 张… III. 小说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37145号

书 名	阳光地带
作 者	谢武稼 张竹君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尹龙元
印 刷	北京市图文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86 千字
印 张	6.6印张
印 数	0001-3000册
版 次	2005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3431-7/ I·2650
定 价	15.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承印厂联系

目 录

谢武稼文选

- | | |
|-------|-----------------|
| (1) | 1. 芳梅与六海 |
| (12) | 2. 生活啊,五彩缤纷 |
| (16) | 3. 大嵩江上 |
| (21) | 4. 厂门口,那第三号通告 |
| (24) | 5. 蜜桃满园 |
| (30) | 6. 豆蔻年华(上下集电视剧) |
| (107) | 7. 观照我的小说 |

张竹君文选

- | | |
|-------|----------------|
| (127) | 1. 碧水远连天 遍地皆是春 |
| (130) | 2. 看“天河飘绢” |
| (132) | 3. 游九峰山 |
| (134) | 4. 终于相遇 |
| (137) | 5. 站在农科院天桥上 |
| (139) | 6. 忆起蛇蟠石窟 |

(141)	7. 观看南山根雕 500 罗汉艺术宫
(143)	8. 参观咸祥庙
(147)	9. 登招宝山望柱塔
(149)	10. 大夫买菜
(151)	11. 去凯元进晚餐
(153)	12. 在鹅公村用午餐
(155)	13. 学游泳
(158)	14. 冷饮冰液化
(160)	15. 为打造鄞州文化大区添砖加瓦
(162)	16. 知识伴我行
(164)	17. 圆领衫
(166)	18. 独领风骚的军装
(168)	19. 由贺卡引起的
(170)	20. 我的音乐老师
(172)	21. 一堂音乐课
(174)	22. 由学打乒乓球想到的
(176)	23. 忆起集邮
(178)	24. 百合
(180)	25. 三角梅
(182)	26. 白玉兰
(184)	27. 玉树
(186)	28. 含羞草
(188)	29. 郁金香
(190)	30. 杨梅花
(192)	31. 瑞香
(193)	32. 牡丹花儿开

- | | |
|-------|---------------|
| (195) | 33. 小黄花木场 |
| (197) | 34. 花卉鱼艺大世界 |
| (199) | 35. 喂锦鲤鱼 |
| (201) | 36. 今春的第一个艳阳天 |
| (203) | 37. 养果大鸭 |
| (205) | 38. 我一定会等 |

库水碧蓝碧蓝，阳光在水面上撒欢。我想让全班同学都来学游泳，这儿将是一个欢腾的世界……

芳梅与六海

谢武穆

①

明眼的人都会觉察到同桌的芳梅和六海正在闹别扭。这不，芳梅上课时坐得端端正正，这几天却歪着蜂腰，将头偏向一边；六海依然洒脱而坐，右手掌贴住圆滚滚的下巴，两只乌溜溜的大眼睛扑闪扑闪地眨巴着，只是口里不住地出大气。

午后在宣传窗前发生的事，证实她俩确是不和了。

今天宣传窗里换了内容，看的同学特别多，我也挤在那里。

“赵老师。”

我扭过头去，啊，是六海。她满头大汗，发尖湿漉漉的。这个野姑娘，整天价不是蹦就是跳。这会儿想必从球场上来的吧。

“啥新闻呀？”

“《电影画报》剪贴。”

“哦。”六海伸出汗涔涔的手，顺势搭住头前人的肩头，踮起脚趾张望。被搭的那人恰好是芳梅。她侧转脸，冷冷地扫了六海一眼，神色愠怒。六海连忙将手缩回，怏怏地走开了。

她俩何时搞僵的？不该把她们排在同桌？原以为坐在一块

儿能互相帮助，取长补短，谁知倒疙瘩起来了。唉，这两朵奇花异葩。

芳梅酷爱清洁，人挺文静，学习棒，只是不喜欢运动，体质差。六海泼泼辣辣，体育上冒尖，功课平平，不大注意个人卫生。

“刚才是芳梅不对。”我在寝室里写完班主任日记，习惯地往椅背一靠，“该找她谈谈。”

刚想起身，有人敲门。

“请进。”

门“吱”地一声被推开了，芳梅轻盈地飞了进来，我不由得打量她：齐耳的油黑油黑的短发，把白净秀气的脸庞映衬得楚楚动人；合体的全棉黄白相间格子两用衫勾勒出少女苗条的身段。

“赵老师，你怎么啦，这样瞧人！”芳梅娇嗔地说。

我莞尔一笑：“瞅你的俏模样。”

“哟，赵老师取笑人。”芳梅忸怩起身子来，“你自个耐人看，同学们都说我们的班主任年轻又漂亮。”

我自知失言，早羞红了脸。姑娘家脆得很哩。我拉住芳梅的手。

“来，坐下，我正想找你谈谈班级卫生工作。”

芳梅舒心地笑了，笑容从嘴角边一漾一漾荡开去。

“赵老师，真使人高兴。小平不再懒剃头，石虎勤换衬衣衬裤，玉秀不养‘铁锹铲’，你看不到水生的头颈像铁汤锅。班上的个人卫生面貌大变样了。”

听着她兴冲冲的汇报，我为有这样得力的小干部感到自慰。



“六海呢？”

“她呀——”芳梅的脸一下子发白了。

“闹意见了？”

“她不讲理！”她嘴唇哆嗦着，鼻子一酸，泪水噙在眼眶里。

“为啥事，慢慢说吧，哭鼻子可不好。”

“她侮辱人。”芳梅“哇”地哭出声来，将头扑向案桌，抽噎噎，肩膀一上一下地颤动。猛地，她仰起挂满泪花的脸蛋：

“赵老师，你说说，我哪一点像个娇小姐？”

我被问住了。还不知回答她什么才好，冷不防，芳梅像一头受辱的羊羔冲出门去。

是六海扣她的帽子？我走出寝室，慢腾腾地向球场踱去。路上，才记起放学已久，想折转身，忽听到“蓬蓬蓬”的投篮声，我心里一阵惊喜。六海果真还在练球。你看她一忽儿左手上篮，一忽儿反手上篮，蹿上跳下，兴趣正浓。我脚步轻轻地走了过去，唤她：

“六海。”

六海在空中把住球，落地扭回身，见是我，“嗖”地将球直线掷过来：

“吃。”

那是她的口头禅。比赛场上，她从对方阵地抢过球，满脸生辉地“pass”（传给）自己队员：

“吃！”

“你的球惯性好大。”

六海咧开嘴笑了。我搭搭她结实的肩头：“由你组织女同学开展体育活动，怎么样？”

“我行吗？”她转动着眼珠子，似在说。

“有困难？”我瞅着她。

“我没威信。”她爽快地说，“搞不好的。”

“唔？”我看夕阳躲到山岗那边去了，于是说，“时间不早，改天再说，回家后好好洗个澡。”

“出过汗，就等于洗了澡。”六海将球掖起，一溜烟跑掉了。

好一个不修边幅的女孩子。

晚间，我备完课，已是深夜。我伸伸腰，走到面朝田野的敞开的窗口，一股浓郁的油菜花香扑鼻而来，我如痴如醉。这当儿，一只“哥哥嫂嫂”鸟从窗前掠过，飞往后山松树林去了。“夜阑人静时，飞鸟入巢林”，我随手关好窗，上床睡觉。脱去外衣，我平躺在被子上，做仰卧起坐。“一下，二下，三下……”看到自个儿顾长苗条的身段，藕白的肤色，吐了吐舌头：“淘气包，比六海有过之而无不及。”掖好被子，我命令自己：“睡吧，大孩子。” $x+y+z=abc$ 六海芳梅赵淑飞。奇奇怪怪的意念，朦朦胧胧的幻觉一并袭来，抑制了大脑皮层：一天工作下来虽有倦意，但和孩子们在一起，说不出的愉快。渐渐地睡意爬上了眼皮，我进入了梦乡。

早晨醒来，我一骨碌下床，去套长裤。

“笃笃笃。”

“谁呀？”

“我，六海。赵老师起来了么？”

“起来了。”我旋动司壁灵，拉开门，六海一身运动衫裤打扮站在面前，弯着嘴角笑。

“赵老师，邀你一道去爬山，好吗？”



“行啊。”我换上了平底布鞋，随手去抓挂在床边的两用衫。

六海叫道：“这样好的，衣服穿多了会热煞。”

我一瞧胸前，姑娘家的软凸部分在单件毛线衣下很显眼，感到不好意思起来。“那有什么，赵老师也兴封建。”六海天真无邪的眼神似乎在对我说，真是的，干吗大家闺秀脾气，我向来不那么忸怩作态，视“曲线”为洪水猛兽。

来到山脚下，我们看见芳梅在桔树林里演戏似地在朗读英语。她来回走动，步态婀娜。音色悦耳动听，语调抑扬顿挫。不由我冲口说出句洋泾浜英语：

“Good morning Fang Mei”（早晨好，芳梅）

“Good morning teacher zhao.”（早晨好，赵老师）

芳梅流利地回过话来。她抬起头瞅了瞅我的模样，似有所悟：

“Do you climb a mountain?”（你们去爬山吗？）

“Yes, we do.”（是的，我们去爬山）说完这一句，我深感山穷水尽，“芳梅，你去吗？”

“NO. After reading English I'm going to clean the classroom.”

六海在一旁涨红着脸，催促道：

“赵老师，开始爬吧。”

她似一只野兔蹿了上去，不一会儿就把我拉下一大截。六海爬上山岗，回头拉拉道：

“赵老师，加油！赵老师，加油！！”

登上山岗，我感到口渴、心悸、腿酸。真是不中用了。自小不算太娇弱，高中三年，大学三年，教室——寝室——饭厅三

点成一直线的生活把人折腾得够呛。芳梅可不要步我后尘哪。

山顶空气新鲜，我贪婪地呼吸着；极目远望，田野、村落尽收眼底，顿觉心旷神怡。

“六海，你每天都爬山？”

“爬的”她在一块几张桌面大的草坪上蹲下身子，然后两手由后向前上摆，腾空而起，一个鱼跃式，那姿态多美！

“总是你一个人？”

“嗯，没人想爬，谁愿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六海轮换着脚把脚尖踢过头顶，憋得脸蛋益发红润。

“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句话成天挂在你的嘴上，简直成了韦达定理。”我揶揄说。

“是吗， $x_1 + x_2 = -\frac{b}{a}$ ； $x_1 \cdot x_2 = \frac{c}{a}$ ，普遍真理。”

“不对。”我激动了，“四肢肌肉的增长和脑细胞的发育并不相剋。看过电影《生死恋》？夏子不是喜爱运动，活泼健康，却具有一个化学家发达的脑袋？”

“嗨，那是人家。”六海做着整理运动。

“我们为什么不呢？”

“我们吗？要么一心读书，不欢喜运动，造成眼睛近视，神经衰弱；要么运动场上眼睛开，课堂上打瞌睡，像我。”

六海说完，做了个鬼脸，朗声大笑。

说话听音，敲锣听声。她不是对我们片面追求升学率，造成了畸形儿提出了诙谐的批评？

“赵老师，我说着玩的，你别在意。”六海见我面容严肃，行了个鞠躬礼，“学生下回不敢造次了。”

我被她的滑稽相逗笑了。

“六海，昨天跟你说起过，由你组织女同学开展体育活动，好吗？”

她闪动着长长的睫毛，凝神地注视着我。稍顷，响亮地回答道：

“好，赵老师做我后盾。”

我们哼着歌儿下山。芳梅不在树林里了，刚才她用英语告诉了我：读完英语后她要去打扫教室。六海要回家吃早饭，她住在学校附近。我向教室走去。近至窗前，见芳梅已扫完了地，在掸课桌。她工作好，学习好，就是体育成绩差。为此上学期没被评为三好学生，暗地里哭了一场。

掸完课椅，她从书包里拿出日记本，摊在课桌上。我悄悄地走到她身后，见上面写道：

赵老师也真是的，把我和六海排在同桌。她身上那股汗酸味，笑起来失控，真叫人受不了。相处一段时间后，觉得她脾气爽直，没有弯心眼儿，啥话也藏不住，吐出来为快。

芳梅将日记翻过去一页：

今天我提醒六海：指甲藏着尘垢多不卫生，该剪了；手绢墨黑墨黑的，要汰了。她歪嘴一笑，不以为然。真拿她没办法，这个邋邋姑娘。

她又掀过去一页：

从心底里说，我羡慕六海的健美。她荡起秋千来，多洒脱，活像一只低旋的春燕。在球场上，她龙腾虎跃，地道男孩子气派。至于跑步、爬山，更是勇不可挡。在她身上像是蕴藏着使不尽的力气。先前，我总觉得这个人是野女孩，浑身上下没一点美感，现在我为自己瘦瘦的胳膊，细细的腿生气。强壮的四肢，健康的肤色原来是很美的。

阳光

她又翻了过去：

我干吗和她吵一场？就不能平心静气说？还耿耿于怀，在赵老师面前撒娇，亏我是个班干部。闹意见真不好受，我可尝到了滋味。我想跟她和好，但哪好意思先开口。

顿时，一股暖流涌上我心头。

芳梅倏地站起身，激动地喃喃自语：

“我找赵老师去。”

“芳梅。”我扳住了她的肩头；她见我，呆了半晌，难过地说：

“赵老师，我没团结好同学。”

“坐下。”我把她按坐在位子上，“每个人总是有弱点的，不可能十全十美。帮助同学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能操之过急。我和六海谈过，她说吵过算了，还能老记着？”

芳梅的脸霎时绯红了。

“六海有一技之长，人也热心头，我想叫她组织女同学锻炼身体，望你协助她。”

“嗯。”芳梅点点头，“等会儿我去找她。”

现在是课外活动时间。

我班女同学排着体操队形，由六海领做准备运动。我站在队尾，也伸胳膊踢腿。

“今天练习跳山羊。”领完操，六海指着山羊，“我先跳一次。”

她快步跑了过去，双脚往踏板一蹬，两手在山羊上一按，一分腿，轻快地跨了过去，动作干脆利索。

同学们都看傻了。

“分腿时要收腹，然后手用力一按，抬头，挺胸，双脚落

⑧

阳光

地

带

地。”六海讲解着动作要领。

同学们齐喊：“赵老师跳一次。”

我缩了下脖子，噎了口小气，瞄一眼小山羊，嚓嚓嚓几步，跨了过去，大家拍了一阵子手。

轮到芳梅跨了。她紧张地小跑几步，突然停了下来，脸色苍白。我和六海站在山羊两旁，用眉眼示意她胆子大些。她终于鼓足勇气跳了。第一次，只是蹬了一下踏板。第二次双腿跪挂在山羊上。第三次一只腿过去了，另一只腿挂在山羊边。第四次虽跨过去了，嘴却啃到垫子上。她真不想跳了，尽掉眼泪。六海向她拍拍胸，意思是这一次总能成功。芳梅破涕为笑，壮起胆，不管一切地跨过去，胜利了。她高兴得什么似的，紧紧地和六海抱在一起。

豁口从这儿弥合，友谊与日俱增。

“当当当”，上课预备铃响了，同学们都已坐好，我早候在教室门口，唯六海才急冲冲奔来。好几回都是这样。她闯入教室，慌里慌张掀开课桌板，在乱倒山一蓬的课桌里找呀找，终于拎着书角拖出一本数学书，向同学们晃晃，把全班同学的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她又犯老毛病？我瞟眼过去，见她桌上放着课业用品，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她却愣住了，看了看芳梅，像意会到什么，脸上飞起两朵红云。芳梅拉了下她衣角，她挺挺身子，端庄地坐好。这一堂课，她听得少有的认真。

授完新课，我布置了两道习题，要同学们当堂完成。六海皱着眉头，咬了阵笔管，动手做起来；写了几个字，嘎然停住了。她在练习簿上大刀阔斧地打了两个大叉叉，撕下一页，揉作一团，扔到地上。待我走过去，芳梅早把它拾了起来。六海拍了记后脑壳，吐了吐舌头：“看我的记性，不能随便往地上丢

纸屑。”

“我俩一起做好吗？”芳梅轻声说。

六海点点头。

她们磋商着，研讨着。“哦，我懂了。”六海舒心地笑了。我心里也乐开了花。

送走了明媚的春天，迎来了绚丽的夏日。

一个晴朗的星期天，由六海提议，我们去学校附近的珠宝寺水库游泳。我走在中间，六海和芳梅在一左一右，活像两个小勤务兵。

“赵老师。”

“唔。”我侧脸向着手勾尼龙网兜的六海。

“游泳是一项很好的运动，使人体与水、空气、阳光充分接触，有益于健康，是吗？”

“对呀！”

“赵老师。”

“唔。”我转向兴高采烈的芳梅。

“游泳能锻炼心肌，扩大肺活量，使四肢匀称，腰背挺直，体形健美，对吗？”

“一点儿不错。”

“她们把我那本关于游泳的小册子看完了，而且记住了一些内容。”我高兴地想。

从林子里出来，我们换上了泳装。

“赵老师，芳梅，你们身上擦了粉？”六海惊叫。

“擦了粉，你闻到了香气？”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芳梅满脸通红，不敢看自己的身子。

“那为啥这样白？”六海刨根究底。



“躲在衣服里呗，不见天日。”我又格格格笑了。“喂，你
膝头边黑古隆冬的一块是什么？”

“积起了尘垢。”六海坦率地承认，忙用手指蘸唾液去擦。
芳梅抿着嘴笑。

“傻瓜，擦不脱的，等会儿到水里泡去。”我打她的手，
“来，做准备运动。”

我们站成正三角形。

“六海，你说说，怎样学会游泳的？”我问道。

“学校不提倡游泳，女孩子下水又让人笑话，我偷着来
学，自个儿乱爬乱闯，喝了不少水，会了狗爬式。”六海回答
道。

“我连狗爬式也一点不会。”芳梅难过地说。

六海说：“没关系的，很快也能学会。你的八百米跑成绩
现在不也是达到锻炼标准了嘛。”

库水碧蓝碧蓝，阳光在水面上撒欢。我想让全班同学都来
学游泳，这儿将是一个欢腾的世界……